

名伶傳奇

俞振飛的愛情三部曲

一 俞振飛、言慧珠、李薔華

● 江葦（大陸作家）

江南曲聖自幼調教

著名京、崑劇表演藝術家，舞臺上溫文爾雅的風流小生俞振飛，曾經長期與「四大名旦」的梅蘭芳、程硯秋配戲，他們共同推動京劇向前發展。在京劇巔峰狀態時，這是紅花綠葉、珠聯璧合的搭檔，在京劇歷史上也是值得大書一筆的。

俞振飛一九〇二年生於蘇州，他父親俞宗海，號粟廬，是崑曲名家，有「江南曲聖」之美譽，俞振飛三歲喪母，他父親帶他睡覺，常常哼著崑曲哄他，自幼便受著崑曲的薰陶。俞振飛在十四歲，便在蘇州縉紳之家演出堂會，高歌《牧羊記·望鄉》，一曲唱罷，聲震四座。他父親特請了崑曲名師沈月泉來給兒子教戲；又讓俞振飛拜在著名畫家陸廉夫，馮超然的門下學畫；同時俞粟廬自己教授他書法，帶他參加蘇州當時一些文人雅集。

日積月累的文化素養，與文人雅士的交往，養成了俞振飛風流儒雅的書卷氣，這後來成爲他表演上的一大特色，許多演員自嘆「不可及也」。

程門立雪十一寒暑

一九二一年，俞振飛到上海，從崑曲表演大家徐凌霄學習身段做派，一九二二年又拜京劇名小生蔣硯香爲師，學皮簧。經過一番風霜鍛鍊，這枝梅花已經放出撲鼻清香了。一九二三年，程硯秋到上海演出，劇目中有一折崑曲《游園驚夢》，此劇要求生旦並重，但劇團一時沒有合適的崑曲小生，經朋友推薦，邀請俞振飛合作。果然，這齣戲兩人配合默契，效果極佳，埋下了以後兩人多年合作的種子。而俞振飛在結識程硯秋之後，就有了「下海」唱戲，不再當票友的決心。

一九三〇年，經程硯秋引薦，俞振飛到北平，拜京戲小生「活周瑜」程繼先學藝。這時俞振飛已經二十八歲，程繼先要求他與科班兒童一樣，每天天不亮就要到黃城根去喊嗓子練功。不僅如此，程繼先還要求俞振飛能學會他的武小生功夫。有一次俞振飛說：「我年紀大了，怕不來事了」（蘇州話「不行了」），豈知一向和顏悅色的程繼先竟然生氣起來，對俞振飛說：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，這世界上沒有什麼「不來事」的

事情，只要你肯練！」俞振飛跟著程繼先像科班一樣從撇腿、下腰，一直練到鴿子翻身、吊毛、僵尸等高難度動作。而這個時候，俞還只是一位票友。他跟程繼先學戲，斷斷續續，一直到一九四一年程繼先去世，前後延續十一年，俞振飛稱這是「程門立雪」的十一年。

大學教授下海爲伶

一九三四年，程硯秋邀請俞振飛搭班演出，正式下海唱戲。當時俞振飛正在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執教，每月有銀洋二百元的薪水，人們稱他爲「俞教授」。如果一旦下海，在社會地位上肯定是一落千丈，因爲當時社會舊觀念還很嚴重而普遍。從工資上說，失去一個固定收入，而只能拿「戲份兒」，程繼先當時一個月也不過拿幾十塊大洋。正當俞振飛躊躇不決之時，社會名流陳叔通出面斡旋，議定不論有戲沒戲，劇團按月付包銀二百五十大洋，這在當時梨園行是十分轟動的事情。俞振飛一下海，果然有的小報就發出新聞：「大學教師，下海爲伶」。俞振飛出於對藝術的執著，對知己的知遇之情，毅然東裝北上。



① 一九六三年時的言慧珠。

② 俞振飛（右）與梅蘭芳（左）合演「販馬記」。



一九八六年，在俞振飛演劇生活六十年紀念之時，他回顧往事，感慨地說：「沒有靦秋，我不會下海唱戲，沒有陳叔老的幫助，我也不可能下海唱戲。」

與梅蘭芳合作卅年

俞振飛演《長生殿》，梅蘭芳說：「此戲不可不看。」

俞振飛與梅蘭芳的合作，前後也有三十年的歷史。

一九三二年，梅俞相識，一九三三年兩人同臺合演崑曲《游園驚夢》、《斷橋》、《瑤臺》。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，蟄居上海八年的梅蘭芳結束了他「蓄髮明志」的生活，重返舞臺，這第一齣戲便是梅蘭芳與俞振飛合作的《游園驚夢》。隨後，俞振飛加入梅劇團，與梅蘭芳合作演出了《琴挑》、《奇雙會》、《春秋配》、《玉堂春》、《洛神》、《鳳還巢》，幾乎所有梅派名劇他們都合演過。

一九四八年冬，俞振飛隨馬連良、張君秋劇團往香港演出，一九四九年初回上海一次，一九五〇年又去香港。到了一九五五年，梅蘭芳拍攝《梅蘭芳舞臺藝術》，在準備拍攝斷橋的時候，梅蘭芳提出一定要請俞振飛回來拍這齣戲，否則寧可不拍。這部電影的編導吳祖光也認為梅俞合作，珠聯璧合。於是輾轉託了當時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，設法協助俞振飛從香港回大陸。不久，俞振飛到了北京，《斷橋》終於拍攝完成。梅蘭芳力促俞振飛回大陸，除了拍攝電影的需要，恐

怕也有緬懷異鄉故人之情吧！一九六一年梅蘭芳去世，俞振飛深深懷念這位「最佳合作者」，他說：「跟梅先生演戲，真能學到許多東西，長進不少學問。不光是唱戲的道理，還有做人的道理。」

梅蘭芳對俞振飛的藝術是相當器重的，一九五九年俞振飛在人民大會堂演出《長生殿》，哭像一折，有一位要人因有事起身要走，隔座坐著梅蘭芳，對他說：

此戲不可不看。這件事在二十年後紀念俞振飛舞臺生活六十年時，詩人趙樸初寫了一首詞《卜算子》：

「憶昔玉堂中，觀演長生殿。隔坐梅翁鄭重言，好戲君須看。」

妙藝世無倫，夢寐時時念。儒雅風流可得傳，為祝身長健。」

俞振飛近年來還常活躍在舞臺上，常演的戲是《太白醉寫》，把一個「斗酒詩百篇」的詩人李太白表演得淋漓盡致，以致有人說：「不知俞振飛是太白，抑或太白是俞振飛。」詩人王辛笛觀俞振飛《太白醉寫》後寫了三首七絕，其中一首是：「玉樹臨風學士姿，沉香亭畔醉題詩。筆酣墨飽清平樂，真是清蓮再世時。」

喪妻再娶言二小姐

俞振飛在藝術上一帆風順，但在生活上並不算太如意。他結過三次婚，膝下無兒無女。他的三個妻子依次是：黃蔓耘、言慧珠、李薺華都是劇壇名人。

他青年時期與黃蔓耘結婚，黃是他事業上和生活中的好助手，有人問俞振飛：「黃大姐對你如何？」俞振飛回答得很簡單：「沒有她我寸步難行。」黃蔓耘於一九五六年患肺癌病逝。一九六一年他與言慧珠結婚。

言慧珠是紅極一時的女伶，她是著名鬚生言菊朋的女兒，行二，人稱言二小姐。言慧珠的媽媽高逸安與言菊朋離婚後，慧珠跟著言菊朋過活。言菊朋嗓音比較窄。他根據自己的條件，在譚派基礎上，闢出個「言派」來，成為京劇鬚生中一大流派，紅遍大江南北。但他對言慧珠卻是「不許唱戲」。他對言慧珠說：「你要什麼，爸再困難也給你，唯獨這唱戲，我萬萬不能答應。我吃盡苦頭了，還要你吃嗎？不能，不准唱戲。」言菊朋認為，男的唱戲，都苦到如此田地，一個女的，將來還不是被流氓大亨玩弄玩弄，唱不出個名堂來。言菊朋的這種想法，在當時的社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。可是言慧珠，「天生麗質難自棄」，她偏不聽爸爸的，先是跑遍各戲院看戲，後來是跑遍北平城買唱片自學，最後拜了梅蘭芳的姨父、又是梅蘭芳琴師的徐蘭沅學戲。言慧珠聰明過人，玲瓏剔透，經徐蘭沅的傳授，這一顆綻開的蓓蕾吐芬芳了。接著徐蘭沅又把她介紹給朱桂芳、九陣風（閻嵐秋）。這兩人一個是長期跟梅蘭芳配戲的，一個是當時舞臺上的第一武旦。言二小姐聲腔清亮，出手不凡，他們都很樂意的收下這位女弟子。一九三九年，言慧珠正是二十歲，已長成一位北國胭脂、燕趙佳人；她的扮相俏麗，嗓音高亢。言菊朋見木已成舟，也就



①言慧珠在「風還巢」中的劇裝照。

②俞振飛（左）與程硯秋（右）合演「平貴別窯」。

打破自己的約束，同意她下海唱戲。

這一年秋天，言菊朋到上海，在黃金大戲院演出，他除了帶著旦角侯玉蘭——有名的「四玉」之一，也帶著言慧珠。言慧珠和父親合演了兩場戲：《打漁殺家》和《賀后罵殿》，在臨別演出的一場戲，她加演了一場《扈三娘》，她的唱、做、打都贏得了滿堂喝采，一炮而紅。接著她與父親合作組織了「春元社」，隨後她獨自挑大樑唱戲了。一九四〇年她在上海拍了戲曲片《三娘教子》，言菊朋、言少朋和她合作，這是一個「言家班」拍的戲，片子拍攝質量雖然很差，但言慧珠優美的身段，委婉的唱腔，博得觀眾的贊美。言慧珠成了影劇雙棲明星。

當時上海是一個孤島，隨後又淪陷敵手，這裡也是一個紙醉金迷的地方。言慧珠在上海大唱《紡棉花》、《大劈棺》簡稱「劈紡」，這種帶有點色情挑逗又有些胡鬧的戲很能賣座，收入頗豐。而梅蘭芳蓄鬚明志，不登臺唱戲，也住在上海；言慧珠通過許姬傳、徐蘭沅的關係，拜在梅門之下，並得到他親自傳授。言慧珠跟梅小姐梅葆玥很友善，通過梅小姐的關係，她很容易成了梅蘭芳家的常客。梅先生此時又不演出，言慧珠因此種種條件，獲得了極好的學戲機會。所以，有人說：梅門弟子一百多人，私淑弟子簡直要上千，但真的得到梅蘭芳神韻的只有李世芳和言慧珠兩人。

俞振飛曾經在上海搭言慧珠的班配戲。一九五八年中國藝術代表團出訪歐洲，周恩來認為崑曲能代表中國傳統藝術，點名要帶一齣崑曲出國。

程硯秋建議由言慧珠和俞振飛主演《百花贈劍》。於是，他們倆人出訪歐洲七國，演出了八十餘場。一九五九年俞振飛和言慧珠共同研究，改編了崑曲《牆頭馬上》，他們反復琢磨和設計人物的身段、台型，使《牆頭馬上》更加豐滿，成了崑曲一齣奇葩，隨後又拍成電影。

俞、言二人長時期同臺演出，言對俞有了好感，非常敬重。言慧珠常常想，在藝術上他是老師，在生活中就不能做為伴侶嗎？而俞振飛對言慧珠的聰明和表演藝術，一直很欣賞，有一次，俞來到言慧珠住的「華園」，兩人做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談話：

俞振飛說：「看樣子，你對我蠻有意思，想跟我了，是不是？」

言慧珠說：「你猜透我的心思啦，直到今天，總算聽到了你的心裡話。」

一層薄薄的紙終於捅穿。

「那我們的性格合得來嗎？你好勝要強，我淡泊寧靜，一硬一軟，恐怕捏不到一塊兒呢？」俞振飛認真地說。

「一硬一軟，正好取長補短，和好相處，要是兩人都硬，就非吵架不可，都軟呢，粘粘乎乎，也沒有意思。」

「你的寶貝兒子清卿嬌生慣養，整天呼風喚雨，大鬧天宮，我可合不來呢！」

「這小子就怕我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再說，畢竟還是個四五歲的孩子，我管教得嚴些就是了。」

清卿是慧珠在無錫演出與一個男人的孩子

，後來言慧珠拿出一筆錢與那個男人了卻一段孽緣。

俞振飛接著又說：「那婚後，你就住到我公寓去吧，華園由佣人帶著清卿，我們常來走走就是。」

「華園好呀！地方大，房間多，又可以練功。你的公寓怕施展不開。清卿才幾歲，長大了也是你的兒子，你就不必顧慮了。」

這一番談話，兩人說定結婚。一九六一年他們從舞臺上的情人、夫婦結為現實生活中的伴侶，俞振飛這時年已花甲，言慧珠是四十歲，兩人年齡相加正好是一百歲。

孤苦伶仃晚景淒涼

婚後不久，就證明言慧珠的「一硬一軟，和好相處」之說，理論上也許說得通，但實行起來確非易事。言慧珠倔強高傲，從不讓人一步。俞振飛心慈善良，處事留餘地，雙方性格、修養的不同，開始鬧起磨擦來了。俞振飛勸言慧珠：「你對人要寬厚些，不要那麼刻薄麼！別老跟人家發脾氣。」言慧珠說：「這是我的個性，改不了啦！你老就原諒吧。」思想上有分歧，生活習慣上也有不同，俞振飛習慣於早睡早起，言慧珠卻常常失眠。兩人只好分兩間屋子居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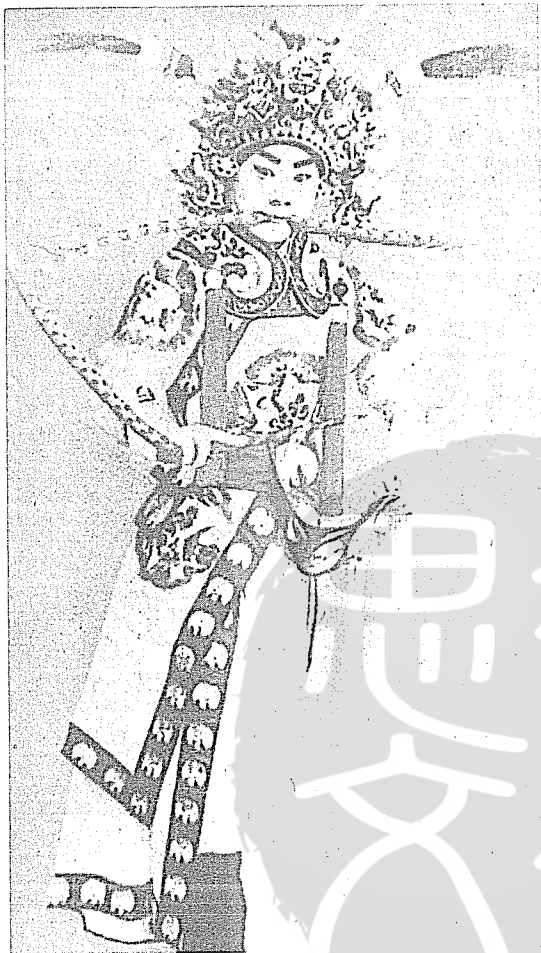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六年，「文化大革命」開始，言慧珠是上海戲曲學校校長，又是名演員、高工資，在劫難逃，被戴著高帽子批鬥。這個倔強的女人她自殺了。據說，死的時候特意穿上一身戲裝，鳳冠霞帔，表示對扼殺京劇的江青等人的反抗。隨

著言慧珠的去世，這一不算美滿的婚姻也就結束。一代名伶言慧珠，四十六歲早逝，留下一個孤兒清卿，一座私宅「華園」和幾十萬元存款。還有，就是俞振飛，孤苦伶仃，沒有一個親人。

真正純潔忘我愛情

一九七九年，俞振飛已是七十六歲的老人，已無當年多采，他的舊相識李薔華回上海度假，順道拜訪了俞振飛。

李薔華是四十年代中期紅起來的演員。十七歲開始掛頭牌，與妹妹李薔華同組一個班子，搭班演戲，但在旦角中也還算不得是一流角色，而那時俞振飛已是享有盛名的大演員了。一九四九年後，李薔華在武漢京劇團，歲月的磨煉，現在已是武漢京劇團的主要演員了。她與俞振飛一九



俞振飛在「轅門射戟」中的劇照。

四六年相識，是介乎師生、朋友之間的關係。

李薔華是一九七八年與丈夫離婚，當她看到俞振飛晚年喪妻，過著孤獨的生活，也不覺黯然神傷。李薔華離開上海的那一天，俞振飛的學生薛正康為她送行，話題總是圍繞著李薔華離婚的事情。回武漢不久，李薔華便收到薛正康的來信，信中說：「俞老膝下無兒無女，很需要人照顧，你能否與之作伴，俞老年紀雖大，健康尚可，你放心！」李薔華回信說：「如果是你想作伴，大可不必，如果是俞老的意思，那我就無話可說了。」不幾天，俞振飛的親筆信就到了李薔華手中，內容就不言而喻了。兩人相約在廣州見面，因為兩人都是知名人士，上海、武漢熟人太多，羊城相見，比較方便，萬一事不成，不致引起社會上紛紛議論。在廣州見面，俞振飛對李薔華說

：「這事成了，委屈你了。說實在的，我都已這麼大年歲了，要找個人，找多大的呢？找年紀大的，誰照顧誰？找年輕的，誰肯嫁給我呢？本來想有那麼幾個學生照顧著，安享幾年也就算了，可學生們也都有個家啊！那能總來看我！有時，獨自坐在空屋裡，有了高興的事或有什麼苦惱，想找個人聊聊也不成。最使我寒心的，莫過於年初與童芷苓演出《金玉奴》的那些日子。半夜裡我突然發高燒，可是沒有人照顧，只能乾挺著。萬般苦惱中，我就想，這時若有個人在身邊，我就不會遭這份罪，受這般苦了。」

白雲賓館這一席話，說動了李薔華，一九八〇年他們終成眷屬，李薔華成了俞家的主婦。這時俞振飛七十八歲，李薔華五十歲。言慧珠的遺產發還了。錢，俞振飛、李薔華一分不要，「華園」的房子，俞振飛、李薔華也一寸不取，統統交給言慧珠兒子言清卿繼承。言慧珠與俞振飛共同生活時的存款二萬元，李薔華建議俞老捐給了上海戲曲學校。世俗偏見認為李薔華是借俞振飛的光出名，是看中言慧珠的幾十萬遺產，這一些說法都在事實面前碰得粉碎。在他們結婚十年後，李薔華說：「我們共同生活已十多年，我倆是真正純潔的忘我的愛情！」俞振飛則說：「我活了八十多歲，這幾年又嘗到了家庭溫暖，身心兩方面都從來沒有像這幾年這麼輕鬆、愉快。」俞振飛這一代京劇宗師，飽經滄桑，孤苦伶仃，晚年有幸，得遇知音，伉儷情深；相互支持，這樣，他才能夠老有所為，在舞臺上瀟灑如意的演他的《太白醉寫》。